



有读故事APP 编

策划一场失联

微小说系列

用『至简』的笔触书写喧嚣都市中的『希声』

中信出版集团

谋划一场失联

有读故事 APP 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谋划一场失联 / 有读故事 APP 编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7.8

(微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086-7882-5

I . ① 谋… II . ① 有… III . ① 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① 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7450 号

谋划一场失联 (微小说系列)

编 者 : 有读故事 APP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: 787mm × 1092mm 1/32 印 张 : 7 字 数 : 84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7882-5

定 价 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死神与爱神并肩而坐	001/	○	
不存在的咖啡馆	033/	○	老张杀子 /129
程序人	051/	○	谋划一场失联 /141
关于郑州我不会再想你	065/	○	分手 /159
分身旅馆	081/	○	故人归 /173
疯子，疯子	105/	○	螻蛄之舞 /187
舌痛症	119/	○	乔山的旅行 /197
		○	偷儿 /211

死神与爱神并肩而坐

文／

一根鱼骨



爱神说，死神，

今天你的嘴唇有一点温度。



1. 爱神跟死神打了个赌 /

那时我坐在摩天大楼楼顶上，头顶一天繁星，顺着脚尖俯瞰，下面是城市璀璨的灯火和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河。人间的景色如此灿烂，我不由眯起双眼，轻轻吟诵人间一位诗人的诗作：世界对着它的爱人，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。它变小了，小如一首歌，小如一次永恒的接吻。

我听到翅膀振动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一个瘦削的少年正飞过来。他并没有急于落到我身边，而是与两栋高楼之间升起的一股气流周旋，飘浮其中。

嬉戏够了，他终于在我身边落下，收起了背后的

翅膀。他盯着我，蓝色的眸子里流淌着永不褪去的忧郁，他说：“你倒是悠闲自在，一个人躲在这里晒月光、喝红酒，还念两句人间的诗歌。”

我递给他一杯红酒，他接住了，顺势坐在我的身边。他喝了一口酒，说：“这就是爱情的滋味吗？”

我扭头看他，他的面孔消失了，化作一面镜子，我从他脸上看到了我自己。“死神，你永远都不肯示相于人吗？你只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样子。”

“爱神，就像你让他们只能看到彼此一样，死亡让他们看清自己。”他也看着我，于是我在与自己的对视中眩晕了。我连忙扭过头去，继续看着人间的璀璨灯火。

死神笑了，说：“他们永远想不到，在他们的头顶上方，爱情与死亡正肩并肩坐在一起喝酒说知心话。”

我说：“死神我们打个赌好不？你看——”我伸手遥遥一指，我们都往城市东部商业区看去，一个穿裙子的姑娘刚走出甜品店，她背着古驰蓝色贝壳包，慢慢走着，像在等人。被爱神凝视的人通常会感到一

股莫名的欣喜，她果然绽出一个微笑来。她正在打量眼前明亮的橱窗里展示的红色高跟鞋。

“赌什么？”死神把头凑近我的脖颈，他冰冷的气息吹动着我的鬓发。我又一指商业区两条街区之外，别克轿车里坐着的一个年轻男子，他正在等红灯，无聊地调着车载电台，一会儿是音乐，一会儿是娱乐八卦。

“他们之间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”我说。

死神仔细看了看那个男人，又扭过头去看看那个姑娘。“不，他们之间不会产生爱情，而且其中一个人会为另外一个人而死。”

我一振翅膀飞到空中，说：“那我们就走着瞧吧，他们会爱得轰轰烈烈。”我裙裾飞扬，死神一时间看得呆住了。我暗自笑了，当你离他远一些，死神仍是一个翩翩美少年。

我正要飞走，他说道：“你刚才念的诗，人间有了新的译本，是这样的——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扣，绵长如舌吻，纤细如诗行。”

我说死神你去死吧。死神笑了，说他本来就是死的啊。他把未喝完的酒洒向空中，如果是在白天，那里会出现一道彩虹，但现在是夜晚，所以每一滴酒都化作一朵玫瑰，接着，它们在他的目光中同时枯萎了。

我朝人间飞去。这个赌我一定要赢。

2. 一起看红色高跟鞋的人 /

在等待欣宁的时候，我独自一人在满记甜品吃了一整份芒果班戟，她还没有到，在微信里嬉皮笑脸地说堵车了。

走出甜品店，我驻足于橱窗前，那里陈列着一双红色高跟鞋，正是今年时尚博主们推荐的流行款。两年前我也拥有这样一双红色高跟鞋，只是，陈牧离开后我再也不想穿，现在它们寂寞地躺在杂物间的某个收纳箱里。

我也曾经有过那么美好的一段爱情啊。于是，我微笑了。

“笑得真美，”身边站着的男人说，“莫罗·伯拉尼克（Manolo Blahnik）这双鞋子的确令人愉悦，而且，跳舞很久也不会觉得累。”他把目光从橱窗内转到我脸上，“你在等人？”

“闺蜜迟到了。”我说。我准备离开，但脚步有些迟疑，毕竟，富于教养、一身笔挺西装的年轻英俊男人令人留恋。

正在这时，欣宁赶到了。她先是很不严肃地为迟到道歉，接着很不正经地打量那个男人。“顾蓝，这是你的朋友？”

“我们刚刚认识，我们都喜欢这双鞋子。”他说。

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。欣宁重新上下打量他一番，说：“帅哥，那就后会有期吧，有缘你们会再遇到的。”说完，拉着我就走。“顾蓝，别在艳遇上浪费心思，我今晚给你介绍的才是你的真命天子，那个你等了二十六年的人。都三年了，你也该把陈牧放

下了。”

“我已经把陈牧放下了，我只是没有再遇到合适的人。”我辩解。

“不，你没有放下他，所以你看不到其他男人的光芒。”欣宁说。

我们走进下一条街的五号咖啡馆时，正好九点十分。坐在二楼窗边的一个男人站起身来，朝着我们招手。

欣宁介绍给我的男朋友，是她们公司新来的同事，叫徐北城。“因为我们家原来住在城北，爸妈图省事，就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。”他说着，自己先笑了。

我也笑，欣宁也笑。欣宁说：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走时她在我肩上悄悄按了一下，示意我好好把握机会。

我和徐北城在随后的两分钟内寒暄完毕，我喝我的花草茶，他喝他的美式咖啡。接着，他打开了话匣子。徐北城其实是个健谈的人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爱好足球，喜欢大幂幂。

“晚上还敢喝咖啡，不怕睡不着？”在结束跟徐北城第一次约会之前，我问他。

“习惯了就好，反正也睡得晚。”他说。

他开自己的别克轿车送我回家。十一点的商业区仍然人流如织、灯火辉煌。在等红灯时，行人快步走过斑马线。有一个人回头看向我，他的西装后摆随风而动。他在朝我微笑。

我刚想看清是谁，他已经消失在街道对面。那里的橱窗依然明亮，前面空无一人，莫罗·伯拉尼克高跟鞋孤独地沦陷在自己的红色里。

3. 行走 in 城市的夜空里 /

我把车开上内环高架，在十几米的高空快速浏览这个城市的夜景。风微凉，只有明亮的东西留在城市的深夜里。明亮令人愉快，黑夜比白昼单纯。

这个叫顾蓝的女人，成熟而略带妩媚，令我有些

着迷。我没有像以前相亲那样找借口离开，而是饶有兴趣地跟她聊了一个半小时。但她有些心不在焉，礼貌而矜持。她是否也像我一样，沉浸在上一段感情里无法走出？

这时手机响了，是欣宁，欣宁问我对顾蓝感觉如何。我说好，一见就喜欢她。欣宁说，那你抓紧些，顾蓝恋旧，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。

我的上一段爱情是和我的大学同学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都留在这个城市，租了一间公寓，四十平米的小窝温馨而甜蜜。下班后，或者双休日，我们哪里都不去，厮守在一起，温存过后，喘息甫定，我们会从床头书架上随手拿过一本书来，像电影里那样，为对方朗读一段。读得最多的是黄永玉老头的《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》，往往，读的那个人声音渐渐微弱，而听的一方已经鼾声微起。

两年之后，当我正暗暗筹划求婚时，忽然有一天她向我宣布：我爱上了其他人，我们分手吧。她站在窗边，没有看我，眼睛凝视着我视线之外的某一处。

阳光透进来，她脸上细微的绒毛清晰可见。

我们在平静中分手，我没有问她爱上了谁。她搬走的那天，我从十七楼公寓窗户看下去，她上了一辆轿车，那个男人为她开了门，她抬头向我这里看了一眼，男人温柔地催促她上车。轿车开走了，我听到遥远之处传来车门闭合的声音，像一把刀，斩断了我和她最后的联系。我仍然看着那里，一棵树站在傍晚的余晖里，披着一身透明的金黄。

我坐在床边，感觉她没有走，到处都是她的影子，到处都是她的气息。我跟她说话，但之后只有我一个的寂静。我对自己说，她真的离开了。

我一个人去了城中最出名的那家珠宝店，取出了定制的结婚对戒。我拿出其中一枚，钻石冷峻，像我失去的爱。我把它带回了家。

我试图追问我们的爱情去哪里了，我依然那么爱她，从未疲倦过，可她不爱我了。一年后，我等来她和他结婚的消息；之后的一年，我完全失去了恋爱的能力。

我换了家公司，还换了住处，改变工作和生活环境也许能帮到我。欣宁是我的新同事，办公桌相邻。认识半个月后，她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我说没有，她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个。

欣宁还特意跟我讲了顾蓝的故事。三年前，顾蓝与陈牧一起在西藏旅行时，租的吉普车不慎坠崖。在最后关头，陈牧把顾蓝推出了车，顾蓝摔断了一条腿和两根肋骨，但保住了性命。陈牧、藏族司机与吉普车一起掉入悬崖下的滔滔江水中，连尸体都没有找到。

我把车开下内环高架，回到家中。租的新公寓比原来的楼层更高，二十六层，几乎可以看到城市任何一个地方。已经十二点多了，我还是冲了一杯咖啡，站在窗前，想着顾蓝。我感到一股冲动，顾蓝点燃了我的原始欲望，我已经过了两年没有性欲的生活，还有什么比自己的身体更诚实、更值得信任呢？

我给她发了条微信：睡了吗？咖啡快喝完时，她

回了微信：就要睡了。

我说：做我女朋友吧。她一直没有回复。

4. 最后一次旅行 /

我又一次从噩梦中醒来，浑身淌满汗水。

蓝天，白云，它们如此之低，如压在头顶；突兀而高峻的山上没有一棵树，赭红色绵延在视野的近处与远处。我们租的车子行驶在江边山腰的石子路上。

藏族司机说，不是天和云低，是我们走得太高了。我和陈牧都笑起来，我笑得滚在他怀里。二十天前，我们飞到拉萨，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开始了愉快的旅行。从布达拉宫到纳木错、羊卓雍错，从墨脱到阿里。现在，我们正从阿里返回拉萨，旅程已近尾声。

没有第三个人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分手之旅。所以，愉快只是陈牧的。但是我依然拉着他的手，在最明亮的阳光里开怀大笑，仿佛想让天堂里的神听到。我们